

小說組 優選獎

直到海水變藍

徐麗娟



徐麗娟

個人簡介

台師大，國研所。

日常平淡，有時便常關注書寫這件事，從平凡零碎的線頭中摸索織錦的可能，在腦海中不斷拆線重組，偶爾有幸，真能尋到些微神秘的理趣，從文字中獲取寧靜的片刻。

得獎感言

先前在這篇作品細微末節的轉折當中，自己已先嘗到一段微甜時光，最後竟還能得到如此的鼓勵，真是再幸運不過的事。

特別感謝評審與高雄的青睞。

假期結束，你搭公車回受訓的地方。

才一上車，穩住搖晃，你才一抬眼，呼吸忽然就倏地停了拍——你看到朱志輝就坐在司機後面的博愛座上。

這麼多年來，你會想像過各種重逢的可能，但在這個當下，你身處其中，才知道這有多麼難以想像。掩飾住驚慌，你刷過票卡，一步先移到司機後面的車柱，車啟動，你感到一陣暈眩，心臟蛇曲緊縮，急遽縮小，身體不時被後來上車的人群擠推到車廂更裡面，手尚來不及握住吊環穩住自己，一時顛躓，朱志輝看了你一眼，便迅速將眼光移至車窗外。

他沒認出你。

*

朱志輝長得非常好看，窄窄的額頭，笑起來彎彎狹長的一雙桃花眼，說話輕聲細語的，幾乎從不生氣。

只要他在，總是讓你開心。

小時候住在三合院，偌大的院子內草木鬱鬱，鵝黃的甜玉蘭掛在墨綠樹枝上，星星點點的香，朱志輝扛你在肩上摘花給母親。帶香的露珠滴在兩人仰頭的眼底，你們一起喊痛，你笑著差點跌下肩來。

你自小對於右手手背上的茶色圓形胎記感到自卑。

「你看，爸也有一個。」朱志輝伸出右上臂露出一顆茶色的痣。

「這證明你是我的親生兒子，親生的喔！」朱志輝提高聲調，表示非常難得。

「兒子，當男人的要不怕吃苦，不怕難，頂天立地只有男子漢啦！」

朱志輝常摟著你的肩親密地跟你說。就算後來你不想看，閉上眼睛，畫面仍然會浮現，而且更加鮮明。

母親常在你面前講朱志輝的不是，朱志輝，朱志輝的，連名帶姓的叫。她抱怨他不常在家，也從不拿錢回來。

「男人要出外打拼，女人才待在家。」朱志輝總這樣說。

在那個破落的大院子裡，有辦法的親戚都搬走了，只有母親帶著你在那老式的大灶上煮著兩人份的飯。

你小時身體不好，母親慣常熬一種中藥給你喝，滿滿一碗淡綠色，澀而微甜，末了留下一種濃稠的苦在舌根，讓你整個下午都苦。那是母親的關心，雖然不那麼甜，你總是一口喝光。

小一時去旗津的那天，應該是你最後一次和朱志輝在一起。

在旗津路邊小攤上，朱志輝興沖沖的教你撈金魚：「大智！你看爸爸喔，魚撈要和水面平行，等金魚一游過來，就從旁邊像這樣滑過去……你看！」朱志輝說罷，他手裡的薄紙上果然有一條尾鰭不停跳動的小金魚。那時兩人蹲在一起，搖晃的水池中，你們的視線追逐著同一隻魚，朱志輝下巴的鬍渣刺得你頭頂痛痛的，你聞到他肌膚輕微的熱氣，帶著香香的消毒水味道。小販仔細幫你把小魚裝進水袋，打結綁好讓你提著。

去海邊那天，所有的快樂都像是被預支了高潮的故事一般，整天都好玩。黃昏時，旗津的海面上金膏灼亮，像溢著蜂蜜，黏黏膩膩。

「大智，你看，沙灘上的海水是灰色的，髒髒的，但只要往遠處看，你看，遠一點的海面都是藍色的，離岸上越遠越美阿！」朱志輝眯著眼睛說。

你當時身材太小，望不見朱志輝說的遠方，他說的話聽來遼遠

而神秘，你只自顧自的踢著沙子玩。

那天你們在旗津待到很晚，你手裡提的魚幾小時不到就死了，可能本來就不是健康的魚。

「唉，這魚的運氣不太好。」朱志輝嘆了口氣說。

過了黃昏的旗津，海水已不像白日快速的流湧，而是更接近一汪潭水，靜幽幽的慢，沙灘上白日人來人往的呼吸足跡還在，但在黃昏之中變得脆弱，只要一碰就會像灰一樣散去，整個旗津進入一種昏暈淺寐的狀態，盪著水氣，似靜候著什麼變化。

六點一到，天空忽然下起雨來了，你和朱志輝磕磕碰碰，在海產店卸下一身濕透的狼狽。四周客人大都安靜，偶有輕聲細語，半數以上正緩緩抽著煙，窄小的空間裡煙霧如絲如縷。只要有客人進出，就會帶進一片雨水，店裡的地面都溼答答的。附近店家的招牌都熄了霓虹燈，旗津街上仍有人影穿梭，不時有車輛經過，車頭燈照亮了每一粒雨滴。

朱志輝叫了一桌你不能吃的海鮮：「咦，大智對海鮮過敏啊，跟你媽一樣，真對不起，我忘了，給你叫個炒麵好了。」朱志輝嘴角漾出溫暖的微笑，彷彿像對朋友一般的客氣，真誠不敷衍。他自顧自的叫來啤酒，在你面前一臉宜然的吃光所有的菜。

雨停後，你們走去渡船頭，旗津天空上烏雲亮開，浮出一輪看似近實則遠的涼夜滿月，彷彿唾手可及卻遠在天邊。遠方一挺燈塔插在海上，在深海與深黑的簇擁間，從你的高度望去，這個光像是假的。

從旗津回家的隔天，朱志輝就離開了，走得那樣快，母親亦不多作說明，阿姨說朱志輝在外面有了孩子：「說也是兒子。」

朱志輝從此單薄成你身分證上的一個名字。
不多久，你跟母親也離開老家的三合院。

＊

父母離婚後，你跟著母親搬到市區交流道附近的巷子裡，母親在武廟市場附近的大賣場上班，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。許是白日上班已經用盡力氣，母親回到家對你非常冷淡。

當時你們住的窄巷，整排房屋都蓋得非常侷促，每戶人家二樓陽台幾乎彼此相觸，巷弄中擺著瓦斯桶、藍色塑膠垃圾桶，門邊掛著許多把破雨傘，屋牆污黑，鐵皮屋頂鏽跡斑斑。

母親租的是兩房一廳的一樓小房，你在客廳寫功課，家裡沒買電視，母子兩人的晚上重點就是不斷檢查你的作業，夏日夜晚屋內酷熱，你在電扇嘟嘟的粗轉聲中，擦掉重寫再擦掉重寫。

空檔時你常偷覷母親，她端坐在你的身邊，凝視著前方，你順著她的視線看去，前方就只是一片空白的牆，你本納悶的想問母親在看甚麼，但正要出聲時，一抬頭發現母親的瞳眸裡沒有映著任何東西，額頭冒汗，整個臉濕淋淋的，乾癟無光澤的頭髮只胡亂紮了個馬尾，垂掛在肩上，掉落下來的幾絲零落鬢髮，黏在臉邊。過於削瘦的下巴及左右眼下的細紋，流露出一絲神經質，皮膚蠟黃無血色。你眼光很快從母親臉上移開，低頭重新寫起算式。

你那麼戰兢兢窺伺著母親的表情，多半是因為當時你的聽覺不太好。

搬到市區不久，你在新的小學放學獨自穿過操場時，頭部被籃球擊中，跌倒時頭撞到旁邊實木的鞦韆架。許是後遺症，痊癒之後，右耳聽力一時尚未恢復。不是那種完全聽不見的耳聾，而是偶爾會

出現隱約錯聽的狀況，外界的聲音，時而清楚，時而有一段沒一段，接不完全，像老式收音機發出的細微嗡嗡聲，不時稀釋你與世界的距離。雖不是太嚴重，但那之後，你總覺得自己看清的只有半個世界，那半個你能聽得清楚的世界。

過了半年，你的聽力才完全恢復正常。

小二時下午沒課，你會自己跑去附近的公園玩。

公園裡的老榕，垂簾般的氣根糾纏於樹幹，因著根系錯節盤扭，樹姿遂奇詭多變，彷彿周遭環境裡的毛孔皆透著微光，藏有細綿綿的呼吸。樹下有兩把鐵製椅，白色油漆剝落處長出一片深褐色的鐵鏽，旁邊的野草蔓延。

下午公園多半沒有人，最多的是流浪狗。有次你看到一條黑狗躺在陽光下，口鼻擱在腳掌上，沒人理會牠。你好奇的摸摸牠背上曬熱的粗糙皮毛，那狗倏地爬起，一溜煙跑走，你手上留下一股酸味，久久不消。

下午空曠的公園顯得荒蕪，散發出剛硬的冰冷，讓你感受到一種微微的恐懼。

因為曾經時好時壞的聽覺，你逐漸變得不愛說話，你那時喜歡蒐集校園所有可以飼養的動物，各式昆蟲包括害蟲的臭味，各色鳥類的迷亂啁啾，你所迷戀的這些都讓母親心煩，但母親都忍耐，甚至還幫你買了一把放大鏡。

有次在蓊鬱的樹間，你發現一個小巧精緻的鳥巢，巢中有三顆綠繡眼的蛋，那一陣子你一放學就拿著母親為你買的放大鏡，趁天光仍亮，趕快跑去觀察鳥況，從美麗的藍色蛋孵出黑頭幼雛，再長到小綠繡眼到離巢，僅僅 22 天左右，離巢後母子各自求生，徒留下一個空巢。

那之後你對爬樹著了迷。

小三時你爬樹摔斷腿，正是雨季，連續幾天下著傾盆大雨。怕你打上石膏的傷口疼痛，騎車又怕你淋到雨，母親每天起早，揹你去上學。你那時個子已經抽長，整個人掛在矮小的母親身上，感覺非常丟臉。你雙手環抱著母親撐著傘，母親小心翼翼踩過人行道，怕踩到空心的紅磚會噴水滑腳，你緊緊靠在母親背上，母親身上穿的針織衣散發的舊衣氣味那樣濃烈，更甚於直接透過肌膚，雨水打過來的那潮濕沉重的氣味。

有一天雨特別大，才半路，你們兩人就已經濕透了。傘沒遮到的雨水流進脖子裡，你趴在母親背上非常不舒服。保持同樣的姿勢太久，你的身體逐漸僵硬，唾液哽上了喉頭，指尖冰涼，開始打顫。不多久，你感覺到母親的背也正在抽搐，像是在哭的姿態，你將母親攙得更緊。你想回家，但母親仍自顧自地往前走，裝在塑膠袋裡的書包晃來晃去，沉甸甸地拍打著你的背，母親的每一個腳步都激起偌大的水花，你感覺全世界的雨都下在你們頭上。

那個雨季之後，母親下定決心，將你留在阿姨和姨丈家，自己跑去小鎮的美容院學剪髮。

「沒有功夫，沒辦法生存。你要乖。」母親留了兩台小汽車送你，跟你解釋新老闆不准她帶孩子去住。

「等我學會了，回來開店，我們就又可以再住在一起了。」

母親把你安頓好，幾天後就搭公車離開。

一直到你上國一，母親都沒有接你回家。這期間多半是她一個月來看你一次，給阿姨錢，你有幾次抱怨跟表弟共住的房間實在太小，母親都佯裝沒聽到。

「要想想我們是甚麼環境，現在不是說這種話的時候。」被你

煩不過時，她就會這樣說。這種話只讓你的心情感覺更糟。

母親多只回來一天，天黑前就得匆匆離開，因為美容院一個月的公休只有一天。

上國中後你參加田徑隊的訓練，專攻百米短跑。你喜歡短程激烈的衝刺，有其他賽程不同的瞬間爆發，讓你非常享受。每次若順利起跑，在跑約十公尺之後，你會進入一個寂靜絕對的時刻，即便起跑時心念紛雜，但一旦跑過十秒，聽覺完全聚焦到自己身體，變得異常靈敏，萬籟俱寂中能聽見自己動脈管壁的搏跳聲，血液汨汨暢流其中而過，你感覺自己的心臟就是一具精準非常的節拍器。

教練說你有天份，有機會突破秒數，就能保送到公立高中的田徑班。

你感覺自己漸漸走上好的路。

晚餐時你去廚房盛飯，阿姨突然跟姨丈說自己今天遇到朱志輝。

「說現在住在旗津中洲國小那邊。」看你盛飯回座，兩人隨即轉換話題，佯裝談起天氣來了。

因為練田徑，你的食量變得非常大，姨丈常開玩笑地說：「快被你吃倒了，要叫你媽加錢。」

一開始是說笑，但說的次數多了，你便上心了，總忍不住一直想下去，這讓你感受到自己的卑微。

某次，你跟姨丈頂嘴，心情不好，特別想見母親，周六沒跟母親講，就按阿姨給的地址去找她。

週六一大早，天空灰灰的，才上車，剛懸在沉厚烏雲底的雨絲終於忍不住開始往下掉，雨絲斑斑點點落在車子的擋風玻璃上，你望向大雨中的山谷，景物的輪廓已經變得恍惚，歪斜的山路，歪斜

的房子，歪斜的樹。你坐在司機後面，隔著玻璃，興致盎然的注意前方景物，嘩喇一下，雨刷便把所有的成串的水珠連著逐漸成形的風景全抹掉，然後一切重來一次。

阿姨應該是打了電話，你一下車就發現母親在客運總站等，旁邊有一個男人，矮墩墩的，一張圓臉笑得滿。

「叫王叔叔！」母親說，那男人一邊遞上提袋：「來，叔叔送你新鞋，練跑的時候穿。」母親隨即催促那個叔叔去上班。

母親工作的美容院剛好休息，你隨她去市場吃麵。

「多吃一點，不夠再點，你現在正在長高。」也許好吃，但你吃得無滋無味，心裡想著剛剛的男人。母親雖然始終帶著笑意地坐在一旁，但笑容裡有一絲空虛。麵尚未吃完，她跑去買了一杯梅子綠茶回來給你。在這個小鎮上的母親顯得輕盈明快，你感覺非常陌生。

中午母親幫你剪頭髮。

一縷一縷髮絲在俐落的卡嚓聲中落地，母親細心的撇頭端看你耳垂附近的髮流，近到你都感覺到母親暖暖的聲息，母親再站回正姿，輕柔的撥散你的頭髮，然後一隻手覆蓋其上，卡嚓、卡嚓，非常細微的聲響。店裡邊沒有其他人，母子兩人同在一個時刻，感覺非常親密，彷彿世界上唯兩人互相屬於。你在鏡中看著自己削窄的前額慢慢顯露出來，母親微笑的說：「我兒子越來越帥氣了！」

你在鏡中看到薄妝的母親久違的真心笑容，她已經不再是那個臉廓扁平，膚色暗沉，頭髮焦黃的女人。明明兩人這麼靠近，但你覺得母親已經離你很遠了。

店外小鎮的天空乍然放晴，日光一時洶湧起來。

吃完飯，你與母親去散步，國小附近的人家籬圍的桂樹結了細

細的蕊，沁得日色十分香甜。周遭靜寂，巷子裡有騎車的人騎到你們身後也不響鈴，而是輕輕挨著你身邊滑過去，幾只貓緩步而來，腳步安靜，靜蹲在一束薄薄日光之中。

「以後，我可能會跟老闆的弟弟結婚，就那個王叔叔。」母親小聲的說，彷彿怕觸怒你一般。

「啊？」你心一驚，突然全身起了輕顫，但你沒有停下腳步，直向貓走去，賭氣似的。

「嗯，我好像懷孕了。」母親充滿歉意的口氣。

原來母親也已經有了自己的家。你突然非常後悔，這個時候你應該正和表弟一起玩電動才對。

「喔。」你放低聲音與腳步，怕驚擾腳邊的貓。

「以後，嗯，我有家了，你可以搬來，嗯，來我家跟我住。」母親說得吞吞吐吐。

原來是這樣啊，所以母親總是來去匆匆，假意應付著你。

你沒有答話，空氣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，路到盡頭，你轉回來路。

不多時，前面就緩緩地出現母親工作的美容院招牌，白色燈泡組成的店名：「MAYSALON」，招牌上有的燈泡已經損壞，一顆顆拼湊成殘缺而蒼白的字眼，像是欺瞞。你適才轉身沒看清楚，現在看起來那店面有點破舊。

母親繼續說著話，你覺得那些字句好像自遠方慢速傳送過來，中途不斷延遲，像一個氣泡撲突著一個氣泡，斷斷續續地破裂，不完整的碎片，讓你聽不清楚話意，所有的理解好像都是誤會。

兩人一進門，母親把鐵門拉上，招牌燈一關掉，夜瞬間就深了。

夜裡，母子睡在同一張床上，夜裡像黑暗隧道般漫長，床非常

小，母親不斷輾轉，你則整夜沒有翻身。

天一亮，你就想搭車回去。

「這麼急啊？那，我買點東西讓你帶回去。」母親並沒有挽留。

小鎮又下起大雨，雖和昨日是同一個小鎮，但你發現當自己不在此地的時候，有些甚麼繞過你，那些片斷的畫面：母親的笑容，王叔叔的禮物，小貓的叫聲，美容院的招牌……，已經悄悄有了緊密的連結，合力驅趕你到別的世界。

你原以為自己與小鎮之間毫無關係。

回到市區，你轉搭公車去旗津。

在中洲國小下了車，小巷無人，朱志輝就住在這一帶吧，雖然你並沒有具體的住址。你亂繞一圈，到了海邊，天氣不好，海面一層灰，風裡參雜著濃濃雨意，吹拂過朱志輝的風，此時也吹過你的臉，你突然覺得百般聊賴。

你往燈塔那一邊走去。陰鬱的假日午後，沒有甚麼人。你在路邊玩撈魚，撈得兩隻。老闆在裝魚的袋子裡打了氣，綁好交給你，你一路晃著袋子踱到沙灘上坐下。將雨未雨的遠方，灰沉沉的雲，你的心沉甸甸的，浪也拍不動。沙灘上只有幾個孩子在玩球，沒有人在意黯淡的海面。

為什麼你的天空總是灰色的呢？

回程在公車上，你望著袋子裡那兩隻小金魚，被搖晃了一下午，牠們似乎也失了活力，懶懶的，但還游著。快到阿姨家之前，你解了袋子，把那兩隻魚放進公園的魚池，反正牠們最後也是活不了。

回阿姨家之後，你向姨丈道了歉，姨丈受驚似，客氣的說沒關係。那天之後，你在阿姨家住著，很少讓自己的情緒顯露出來，頂多一點點，你漸漸理解母親以前說的，你的環境沒有資格抱怨。

彷彿一時氣全虛了，你沒辦法再像以前一樣全心專注在短跑上。

有次比賽秒數大幅退步，受到隊上同學的揶揄，你一時不知哪來的氣，發狂地撲上前，抓住那個同學的雙肩，用腋下夾住他的左臂，狠狠將他甩出去。同學踉蹌了幾步，單膝跪倒在地上，但不多時就馬上站起來，朝著你的臉孔使出銳利的一拳，接下來朝著你前傾的右大腿再給了強烈的一腳。

位置大約在膝上五公分處，被堅硬的左腳背擊中的瞬間，你首先感受到大腿骨龜裂般的觸感，在極短的時間過後，一陣猶如鐵鎚敲打的滾燙劇痛竄過了整隻腳。

你忍不住蹲了下來。

然而，就在你舉出雙手在頭頂遮掩，準備承受對方毫不間斷的猛攻時，周圍突然響起一陣刺耳的巨大聲響，你感覺得出舉起腳的同學縮回了腳。

「你們在幹甚麼？混蛋！」教練趕到，拉開了你們。

腿傷復原後，你的紀錄陷入泥淖，永遠停滯。

不久母親結了婚，生了女兒。

國三時，你退出田徑隊，報名建教班。

你搬去工廠的宿舍，第一次，跟這麼多人擠在宿舍，你卻覺得自由。

＊

當了船員後，有時船在夜晚回到高雄港，經過旗津，你遠遠看到旗津的燈塔，在黑盡的海洋之中發出微弱卻穩定的光，小時候你覺得那像假的光，但現在你知道，那是你所知道唯一真實的光，此

時此刻屬於船上的你，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靠得住。

高中畢業後，你去跑船，把最好的時光花在寂寞的船上，在暈眩中認真，考到幾張證照，幾年後終於成為輪機長。

母親偶爾的偶爾會來找你，久久一次。

你在市區的邊緣租了一間很小的房間。休假時，即使很晚了，你還是會出門散步。在船上久了，你的身體總有個角落靜靜顫動著，踩不到底，永遠只能在世間輕輕浮盪，你特別珍惜走路踏實的感覺。

九點以後，道路兩邊四下黑靜，空氣清淡，空氣中有一種一清二白的荒蕪感。租屋附近有許多長照安養中心，到夜裡，那比黑暗更衰敗的浮凸更加明顯，路燈下，燙金的門牌上反射出藍色的光，像靜靜的殺機，你常想，此地半夜裡多少纏綿病榻彌留時分亦不可知。

你不禁想起最近一次母親找你的事。

母親在電話裡語氣急促，只說隔天約在阿姨家。

當天你才進門，發現一個陌生的老人坐在客廳，桌上有一大袋蔬菜。母親僵著臉坐在一邊，阿姨一家都不在。

「快叫叔公。」母親說。

待你坐定，他們剛剛被打斷的話題才重新接續。

叔公先是說自家種的蔬菜很甜，再說自己從兒子家搬回三合院之類的瑣事，然後佯裝無意的提起朱志輝也搬回老家住：「自己住自己煮飯，孤單老人一個。」母親沒有回話，只不斷禮貌勸茶。

「可憐啦，唯一的兒子突然車禍去世，才 20 歲啊！老婆也走了，自己還小中風過。」叔公說。那兒子不就是朱志輝與母親離婚那一年生的，所以當年那個女人是真的有懷孕，你心想。

你心底雖一陣緊一陣慢，但眼光只專注盯著桌上的蔬菜。

「我們已經是沒有關係的人了。」母親說時不知為何往你這邊望了一下。你默不作聲，並不回應母親偷偷窺伺的表情。

「我們親戚還是應該跟你們說一下。」叔公不理會，仍然繼續往下講。

「雖然離婚了，但兒子還是兒子，以後老屋的地產還是有份啊，不能這樣丟著不管。」彷彿把來意一口氣說完，叔公鬆了一大口氣。

你雖聽著，但感覺非常不真實。好像很久以前自己用力投出的石子，如今迴了一圈，找到原路，重新打上你的頭。

母親沒有回答，叔公也不再說，就等著。

你的目光落在叔公的腳下，他同時也注意到自己鞋底的異樣，沒心眼的唉叻一聲「啊！怎麼剛好今天破了！」他把腳尖抬起來，上上下下抖了兩三下，抖得鞋底啪搭啪搭響。

「這樣不太好走吧？」你說

「還好，騎摩托車回去沒問題，種田人沒差啦！」大方開口笑的鞋口中，露出已然沾滿髒汗塵垢的厚襪子，髒得都能看出腳趾頭的形狀。你請他脫下，去廚房拿黏著劑幫他黏鞋底，也幫他檢查了另一腳的鞋子。

母親只在一旁看著，若無其事的表情。

「你們好歹回去看一下。」叔公穿好鞋子，補上一句，站起來告辭。

你和母親楞楞坐著，兩人皆不想先打破沉默。長久以來，因為尖銳的過往，你與父親的血緣成為一個永遠哽在喉頭的刺，拔不出也嚥不下。

「我這輩子是不想再見他了。你想去可以去——但也可以不用去。」母親突然先開口。

「你可沒吃過他一粒米。」母親更進一步說，滿臉的不以為然。你感覺身體熱燙燙的，站了起來，逕自走去廚房倒了一杯水。你與母親離開阿姨家之後，各自回家，也沒心情一起吃飯。你獨自去了旗津的海灘。

近黃昏，天氣很好，夕陽太過燦爛，海水的顏色已經失真，上面浮盪著一層金光，遠處則是一片模糊的湧動。

海洋到底是甚麼顏色呢？在船上的時候，其實不會特別注意這個問題，你只會注意海象，浪的洶湧與雨的可能。在船上起床時，海一開始都是灰的，只有在陽光甚艷，角度合適，天空湛藍的時候，海水才出現藍色。

在旗津，海水也不是一逕的藍，要有晴天，才有那樣的藍色海水。你若能等，從雨天等到天晴，日頭既不太艷也不暗淡，等一切都剛剛好的那一刻降臨，也許你就能見到藍色的海水。

今天旗津的黃昏是美的，但海水不是藍的，天氣總是很難剛剛好。

你想起朱志輝帶你來旗津的那天，那時他那麼像一個父親。所有的細節彷彿彩色的沙粒從銅斗的尖嘴裡淌了下來，有如一股涓涓細流，灑落在你的心上，形成了一道又一道，錯綜交叉的線條，亂得看不出形狀，一時亦不辨冷暖，模糊的纏繞著。

你似乎無法像母親一樣，恨得那麼清楚。

趁上船前，你去了老家的三合院。

你是下午到的，整個村子走動的幾乎都是老人，微風撩撥，天空流動著混濁暗沉的色澤。你走近三合院，房屋已經異常蒼老，舊時你記得的大樹已見裸露的樹根。小時候感覺高聳的圍牆，如今只到你耳朵的高度，老家就在靠圍牆這一排。你望見門口坐著像朱志

輝的人，他正在用紅藥水擦拭膝蓋上的傷口，傷口看不出大小，可是流下血來，直濺到腳面上，因為倒上過多的紅藥水，紅藥水循著血痕一路流下去，彷彿重新被砍了新的一刀似的。

你悄悄窺視著朱志輝。印象中依稀瘦長鮮明的臉暈，還是濃眉，但眉尾已經下垂，充滿疲憊感，臉色黧黑，往上禿去的額頭跟一對向前挺的招風耳分外顯眼，相貌仍骨骼嚴整秀氣，那張明明面無表情，旁人看起來卻總像帶著一絲笑意的臉孔輪廓仍在，但那種憔悴，彷彿經歷了兩倍的歲月。

他突然抬起頭，往你的方向望過來。你心頭一縮，像做錯甚麼一樣，低著頭快步離開。你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。

過了三天，你就又上船了。

*

你辭了輪機長的工作，考上警察後，飄盪的日子好像一下子定了錨。

你沒想到此時會在公車上看見朱志輝。

在老家那趟之後，你已經兩年沒有再見到朱志輝了。

公車上人越來越多，前面來了一個行李沉重的老人，你讓了座，順勢移動到朱志輝的座位旁站著。

過了十個站，車行龜速，朱志輝一直閉目養神，並沒有抬眼，窗外陽光過於明亮，直直刺上你的眼，來不及撥開，讓你不覺怒氣滿漲。

此時，車廂前面突然升起一陣驚恐的尖叫，你往前看去，前面的公車本從快車道靠右往慢車道停靠，卻突然沒剎住車，龐大的車身高速直直往右衝去擋住前路，你搭的公車被逼得向右閃避，仍撞

到前車右後車身，兩車一起衝上了人行道，撞斷路樹。你車上的司機急煞的瞬間，或站或坐的眾人皆騰空離地，伴隨著輪胎突然的剎緊聲，萬分之一秒中，在像被施咒般的靜止之中，你的意識陡然想起朱志輝在海灘上說的話：「大智！你看爸爸喔，魚撈要和水面平行……」你直覺的彎下腰，用整個身體護住朱志輝，在車窗被撞擊破碎之前。

「砰！」瞬時，四周悄無聲息。

混亂暫定，你揹起朱志輝移動到路邊，等待救護車。兩人都受到驚嚇，一時無法說話，像作夢一樣，雖然醒了，神智仍在晃動。

朱志輝先平靜下來，一隻手危顫顫從口袋拿出衛生紙遞給你。

「你的額頭在流血。」你大夢初醒，伸手接過衛生紙壓住傷口。這時，朱志輝突然領悟到甚麼，突然按住你的右手背上的胎記。

「你是大智嗎？」他瘖啞的聲音顫抖著。

你點點頭，感覺空氣突然鬆弛下來，但有些什麼裂縫重新出現碎聲。

你額頭的血流不止，父親幫你換了一張衛生紙。

周遭開始響起警笛聲和吵雜聲，有人匆匆來回。經過巨大的撞擊，眾人所有原本擔憂的事都變得微不足道。

「忍耐一下，再忍耐一下。」父親握緊你的手，像在喃喃自語，他的腳微微顫動。

遠處救護車一路呼嘯而來。

天空晴朗，日正當中，似乎是剛剛好的一刻。你想，不遠處的旗津，這時的海水應該是藍的，你彷彿已經看到，看到海水變藍的一瞬。

小說組 優選獎

〈直到海水變藍〉評語

陳雪

小說以第二人稱描述兒子與父親之間的情感，帶一點疏離感的觀察，特別能呈現對於親情的渴望與失落，文中對於兒子唯一一次與父親去旗津的那天所有一切都牢記在心，那日的天光雲影、談天說笑都歷歷在目，對父親的刻畫也很生動。

父親離開後，母親工作辛勞，用很多小細節描繪底層生活的艱辛。父親成為兒子一直在尋覓的人，帶領著他去了遠方。文字精煉，有許多動人的描寫，在描述親情與失落，自我尋找與成長的題材上，別出心裁。

